

暗杀大王

徐善新 著



I247.5
1054
3

暗杀大王

AN SHA DA WANG

徐善新 著

045369



女子学院 0051882

百花文艺出版社

暗杀大王

徐善新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3 插页2 字数246,000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9,000

ISBN7-5306-0135-0/I·103

定价: 3.40元

内 容 提 要

此书描述了三十年代初活跃在上海一带的暗杀党党魁王亚樵的一生。

王亚樵的一生是多灾多难的。他主张抗日救国，希望通过暗杀来震动社会，促进变革。

作品故事情节生动、曲折、场面惊险、悬念叠起。

目 次

第一章	深夜火光	1
第二章	大闹安徽同乡会	19
第三章	“借”钱	36
第四章	多路求援	48
第五章	反对曹锟	63
第六章	杀手包围	69
第七章	浙江谈判	79
第八章	暗杀淞沪警察厅长	88
第九章	黑夜跟踪	107
第十章	湖州盘马 收徒戴笠	122
第十一章	血战淞江	133
第十二章	龙华星散	151
第十三章	和戴笠分手	157
第十四章	亡命南京	163
第十五章	“不识时务”	176
第十六章	梅溪山庄的暗杀	184

第十七章	联兵讨蒋 暗杀赵铁桥	194
第十八章	斗败杜月笙、张啸林	213
第十九章	行刺蒋介石	221
第二十章	暗杀宋子文	236
第二十一章	抗日救亡 淞沪鏖兵	245
第二十二章	暗杀日军白川大将	258
第二十三章	拒蒋收买	272
第二十四章	谋杀“国联”调查团	289
第二十五章	巧计破天罗	303
第二十六章	困境中行侠	314
第二十七章	五步流血计划之产生	325
第二十八章	中央党部的枪声	338
第二十九章	群魔乱舞	345
第三十章	香港的较量	355
第三十一章	变态的爱	367
第三十二章	月夜飞鸟	381
第三十三章	梧州遇害 千载留泪纹	389
后 记	408

第一章 深夜火光

上海，中国近代的大舞台，
多少人在这里举起自称伟大的旗帜。
有的要把中国引入天堂，
有的要把神州剝碎、天葬！

他赤裸着灵魂来到这世界。
他是个诗人——用利剑、手枪作笔，以奸贼的胸膛当
纸，写下了一首众说纷纭的诗。
敌人给中国制造悲剧，
他给敌人制造悲剧！

一九一五年初春。

残阳如血，寒风凛冽。一天未吃饭的王亚樵登上断墙
向东张望。

双眼欲穿，妻子王淑英仍未出现。他失望地跳下，在
碎砖烂瓦上徘徊。良久，抓起一根烧焦的树枝在断墙上写

道：

“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坐在破草棚门口的把兄弟郑益庵笑道：“四弟，人皆说‘妙手著文章’，你如何改成‘辣’字呢？”

王亚樵望着西沉的太阳，咬着牙说：“世界黑暗如磐，军阀杀人盈野，若不以毒辣手段对付，民众何时才能得见天日？！”

郑益庵“啪”地一拍大腿：“妙极了，一个‘辣’字，即将四弟改造社会的雄心大志尽行表达了！”

王亚樵“哼”了一声说：“但是，我的可悲除了你和洪耀斗还有谁能理解？王某一边高喊铲尽人间不平、救苦救难，一边却靠老婆偷富豪的残汤剩饭活命，真他妈的使人欲哭无泪！”他抓起半块砖头向天空砸去。

郑益庵叹口气说：“这么晚了，淑英怎么还不回来？”

“莫非拿东西时被主人发现了？我去迎她。”

“我俩一道。”

“不！你干了一天苦力，好容易弄了个半饱，快早点睡吧，省得半夜饿醒了。”

王亚樵忍着饥饿向妻子帮工的刘公馆走去。

黄浦江边。王亚樵突然听到女人压抑的哭声，心里猛地一沉，急忙奔去，见是一个陌生的年轻貌美的妇女在哭，便问：“大姐，你……怎么了？”

她紧张地后退，双眼露出惊恐的神色。

王亚樵知道对方害怕，便轻轻地搓了搓粗壮的双手，表示自己没有凶器，又和善地问道：“大姐，是丢了钱，还是坏人欺负你了？”

妇女抬头打量了一下，见这位中等身材、面孔瘦削的青年，没有任何恶意，便说：“大哥，我……没脸活啦！”

“怎么回事？大姐，告诉我，我或许能助你一臂之力！”

她没回答，“呜呜”地哭得更凶了。

昏黄的灯光下，浑浊的黄浦江水脓一般流淌着。

这时，从旁边走来一个衣衫破旧的男青年，微笑道：“刚才，一个流氓摸了她的来（奶）子。”

“你怎么知道？”

“我亲眼看见的！”

“千真万确？”

“一点不假！”

王亚樵跳上前，一把揪住对方的衣领骂道：“狗东西，你白披一张男子汉的人皮，你既然在场，为什么不拔刀相助？”

对方挣扎着叫道：“你这人好奇怪，我又不认识她，管这闲事干什么？放开我！”

“好，老子放你，给你放血！”王亚樵一掌将对方鼻孔打出血来。

“我的妈地，你……威风朝我要有屁用，有本事就去揍流氓，看，他来啦！”

王亚樵回头一望，果然有一个歪戴帽子、敞着怀的家伙在倚树抽烟，便对那青年说：“听口音，你是芜湖人。小老乡，现在，我给你一个做人的机会。”

“干什么事？”

“去把那畜牲揍一顿！”

“我哪中，他会群（拳）噢！”

“不论成败，只要你揍他几下，说明你还有点人味，我就饶了你，否则……”亚樵晃了晃拳头。

“芜湖人”顿时来了精神，揉揉脸，煞煞腰带，气势汹汹地朝流氓冲去。

流氓毫无害怕之意，仍旧倚着树抽烟。

“芜湖人”冲到流氓面前，停住步低声下气地说：“好大锅（哥），我可不想打你呀，都四（是）他逼我干的！”说着，轻飘飘地打了一拳。流氓并不躲闪，伸手接过对方的手臂，顺势一拉。“芜湖人”如同羽毛似的向前飘去，一直飘了几十米，消失在黑暗中——他逃走了。

流氓吐了个烟圈儿，扔去烟头，朝王亚樵走来。

王亚樵把那妇女拉到一边，逼向流氓。

“喂，阿乡，你坏了我的情绪！”流氓说。

“嘿嘿，我看你胆子不小，干了坏事，还敢回来！”

“怎么？看海大爷我吃了条小鱼，就想分分腥气？告诉你阿乡，我根本不爱乡下女人，摸几下，逗她哭罢了。我这人最爱听女人的哭声，那比京戏、沪剧好听多啦！”

“混蛋，你竟把受难之人的哭声当成音乐？！”

“不理解吗？因为我从前受人欺负，流的泪水太多，所以今日有了名气和势力，就要捞回血本！你别眼红，等我听够了她的哭声，你弄去尽管玩好啦！”

“你小子皮肉很痒吧！”王亚樵笑笑——发怒而不可收的征兆。

“想打架？哈哈，上海滩岂是你们这班阿乡插足的地方？实话说吧，海大爷我的峨嵋拳法，是天下无敌的！”说着一拳打去。

王亚樵一含胸，那拳打空了。他见对方又要出脚，便大吼一声，双拳齐发，使出一招“双峰贯耳”，只此一下，那位“精通”峨嵋拳法的海大爷，顿时进入甜蜜的梦乡——昏死过去了。亚樵又踢了两脚，拉起那位妇女飞跑。

这是一片废墟，房顶早已拆去，破烂的墙壁东倒西歪，似乎再来一阵风就能刮倒。顺着破墙，搭了一间间草棚，草棚里传出阵阵梦呓和不同节奏的呼噜声。

“大姐，这就是我的家！”王亚樵低声说。

“你也是穷人？”

“哈哈，比去年（一九一四）来上海时好多喽，那时，还盖着破报纸睡马路呢。”两人在破砖烂瓦中摸索前进。

正走之间，前面突然出现两个黑影，那妇女吓得跌倒在瓦砾上。

王亚樵把妇女挡在身后，厉声喝问：“什么人？”

“是九哥呀？我是朱善元，他是洪耀斗！”

“怎么没睡呀？”

“饿得睡不着啊，我们还以为是淑英嫂回来了，想弄半个馍填肚子呢。”

王亚樵叹了口气，推开挡在草棚“门”前的破纸板，将那女人领进去，摸着半截蜡烛点亮。

洪耀斗问：“九哥，你们吃了吗？”

王亚樵苦笑道：“吃过了——昨天的饭。”

外面传来瓦砾声和王淑英的咳嗽。

朱善元、洪耀斗欢呼道：“九哥，救星到啦！”

王淑英进来了，拎着一只破白铁桶。洪耀斗接过来一看：“妈呀，还有肥肉、鱼头、鸡骨……我的大救星呀，你今天咋搞这么好的菜？”

淑英没说话，把桶中食物分给大家。

王亚樵端起碗，吃了一块肥肉片笑到：“朱元璋落难，马娘娘偷馍相救；而今王亚樵落难，倒有王娘娘偷食相救，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

朱善元、洪耀斗放下碗叫道：“王娘娘快坐好，请受小臣一拜！”说着弯腰施礼。

王亚樵等人皆笑语飞腾，独有淑英黯然泪下。

原来，今天主人家请客，非常忙，不让佣人中午回去。而淑英以丈夫患病为由坚持回家。少爷见淑英神色不对，又看到她怀中鼓鼓的，起了疑心，当即命令搜查。结果在她怀里搜出几个馒头、两片锅巴。恶狼般的少爷对淑英拳打脚踢，并扣去当月的全部工钱，在她的苦苦哀求下，才

给了她这半桶残汤剩菜。

“淑英，你的脸上怎么有红印子，主人发现了？”

王淑英知道丈夫的性格，如果说出真情，他非拼刀子不可，便强装笑脸说：“少爷和少奶奶打架，我去拉，挨了少爷一巴掌，真倒霉！”

王亚樵不高兴地说：“活该，谁叫你拍他们财主马屁的？！”

众人默默地吃，不时检出烟蒂、火柴杆和纸团。这是那位少爷故意放入的。王亚樵气得咬牙切齿但没有发作。

饭后，那妇女对王亚樵说：“恩人，我走了。”

“你到哪儿去？”

“哪儿都是家。”

王亚樵叹道：“若嫌我们穷，你就走，外面那几十间草棚里住的，都是我们逃难到上海的安徽人，鱼帮鱼，水帮水，好歹总不会饿死。今晚，你就和淑英在一块儿睡吧。”

王淑英忙问：“你怎么办？”

“我找益庵哥通腿去！”

亚樵在郑益庵的草棚前站了片刻，听见郑益庵鼾声如雷，便朝前面轻声走去。

黄浦江边。

海大爷经常打架斗殴，皮肉早已练出功夫——挨打的功夫了。所以，王亚樵凶猛的一招“双峰贯耳”，他竟神奇地挺住了。当时，他并未昏死，见王亚樵身手不凡，不

敢硬拼，故而装死。

服输，不是流氓的本性。他看王亚樵走远了，就跳起来，跑回里弄，三呼四喊，叫了七八个流氓，朝王亚樵走的方向追去……

荒郊野外。树枝在寒风中发出凄厉的尖叫声。

王亚樵身穿青布短袄和露着膝盖的青布单裤，在星光下徘徊，忽见市区灯火的余光，衬出一个黑色的影子。那影子虽然模糊，却能辨别出是人的影子，朝王亚樵的站立处飘来。

他急忙蹲在一座长满荒草的坟后，窥视对方。

那影子东晃西摇，似乎在寻找什么。

数年来，王亚樵历尽了艰险，担心是刺客，隐住不敢动。

“九哥，九哥！”

声音有点儿耳熟，是谁？怎么喊我“九哥”？

“九哥，恩人，你在哪儿呀？”

是那位被他救下的女人！她来干啥？停了一会儿，便从坟后去出问：“大姐，你干什么？我在这儿。”

“我找你好一会儿了。”她走近亚樵低声道“我要……走了，特来见见你。”

“回老家吗？”

“是的。”女人凄楚地说。

“听口音，你好象巢湖一带的人氏。家里还有什么

人？”

“全被财主给逼死了。”

王亚樵叹口气问：“那么，你是无依无靠才来上海的了？原想找谁的呢？”

“我表叔余诚格。”

“我知道他，是‘安徽旅沪同乡会’的总管。”

“他有钱，不认穷亲戚了。我叫他帮我找点活干，他怕我给他丢人，死也不肯，我一气就走了，原想去火车站的，不料迷了路，在江边遇到流氓……恩人，我走了！”女人说着跪下磕头。

王亚樵连忙拉起：“即便要走，也要等到白天。再说，你又能到哪儿安家呢？”

女人擦擦眼泪：“找个不受罪的地方，很容易！”

“那地方，今世没有！啊，你想寻短见，千万不能呀！”

“我……”她望着亚樵欲言又止。

“大姐”王亚樵说“有什么困难，尽管和我说吧，我会尽力办的。”

“我没有困难了。”

“刚才，莫不是淑英赶你走的？”

“不是！”

“是她太冷淡，你气走的？”

“都不是，我只想……”她又咬住了话尾。

“想什么？大姐，你说呀！”

女人猛地垂下头，乱蓬蓬的黑发搭到膝盖：“我想……想和你……睡……觉！”

王亚樵倒吸一口冷气，往后退，躲在一块高大的墓碑后面：“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女人走近了两步说：“财主想我，害死了我的亲人，流氓污辱我，也是想我的身子！以后，我不死，也难保不被坏人占了，九哥，你是我的恩人，我为什么不能给你，为什么不能给你呀！”

“哎呀，好糊涂的大姐，你怎么能这样想呢？”

“我受了你的恩，怎么报答啊？！只有……这样啦！是我自愿的，恩人，你怎么还愣站着？”

王亚樵着急了，跺着脚说：“我从来没这样想过，你这样，是陷我于不义啊！”

女人仰天叹道：“我原以为，天底下没有好人，没想到还有你这样的……”

“别说啦，快跟我回去！以后，我吃一只蚂蚱，也给你一条大腿！”

女人摇摇一头乱发说：“象我这样无用的人，不值得恩人烦神啦！”说着，“扑咚”跪倒，只是叩头。

王亚樵正待扶起她，不料，那妇女已起来了，弯着腰，一溜小跑，朝墓碑用力撞去。“咚”鲜血飞溅，头颅开裂了！

王亚樵愣住了。

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善良的女人，就这样地死了！

这就是人生吗？多么残酷，何等简单！

王亚樵，这位二十六岁的青年，这个后来被人称为“职业杀手”、“暗杀党领袖”，曾使独夫民贼、汉奸日寇、歹徒恶吏失魂落魄的男子汉，此时，只能默默地望着那弱女子的尸体！

良久，他用匕首挖了个浅坑，将她埋葬了。

废墟边。海大爷和同伙把一团团火球，抛向一间间草棚，然后躲在僻静处欣赏火光。直到王亚樵从远处赶来，直到众人无法扑灭大火，直到火中人肉的焦味越来越浓时，流氓们才跳跃而去。

“九光^①，你跑到哪儿去啦！”二十七岁的郑益庵揉着被火烧伤的腮部问道。

王亚樵扫视着余火不语。

“不是益庵哥，我们早成灰啦！”王淑英怨恨地对丈夫说：“都怪你带来那个鬼女人，给大伙儿引来晦气！”

“你少罗嗦，没有同情心还算人吗？！”

几十户从安徽流浪而来的人无路可走，只好在未熄灭的火堆边躺下。不一会儿，众人就进入梦乡。

苦惯了，中国人有极强的对苦难的适应性。

正因为这种适应性太强，所以，中国人苦难的历史才如此漫长！

^① 九光，是王亚樵的佩字。